



(视觉中国)

青梅煮酒话芒种

■叶正尹

芒种时节的雨,下得颇有分寸。既不会耽搁农人收割最后一垄麦子,又恰好润透新插的秧。而这时节的青梅,也在这雨水中褪去稚嫩,渐渐饱满起来。案头青瓷碗里盛着的几颗,便是这时节最灵动的注解。

清晨的市集,小贩用新鲜芭蕉叶垫着竹篮,梅子挨挨挤挤地卧着,表皮凝着水珠,青中透黄,像是蓄着一整个春天的雨水。选梅要挑硬度适中的,太生的酸涩,过熟的又失了筋骨。回家洗净晾干,以竹签细细剔去蒂部,再与冰糖层层叠入陶瓮,最后注入米酒,密封置于阴凉处。

此时的江南,正上演着“双抢”的农事。麦浪翻金的田野里,收割机的轰鸣惊起栖息的麻雀,而远处的水田里,老农仍保持着弯腰插秧的姿势,如同与时光对峙。他们脊背的弧度,与两千年前汉画像砖上的耕者如出一辙。白居易笔下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的景象,至今仍在延续。

记得少时随祖父下乡,恰逢芒种。村里老农踩着泥泞的小路,送来新麦磨的面粉,粗布口袋里还沾着几粒未筛净的麦麸。祖母蒸了一笼馒头,那馒头捧在手里沉甸甸的,掰开时腾起的热气里,裹挟着阳光与泥土的芬芳。配着陈年的梅子酒,祖父说:“粮食是土地的恩情,梅酒是岁月的馈赠。”

如今芒种日的朋友圈里,总有人晒出“今日芒种”的节气图,配一句“夏天来了”。而真正的芒种,正在无人关注的田野里,随着麦穗的低头、秧苗的挺腰,沉默地更迭。我每年此时必酿一瓮梅酒,倒不为解暑,更多是守着某种仪式。在空调房的恒温里,保留一丝对自然律动的感知;在外卖便捷的时代,铭记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。

梅子酒酿成需百日。等待的日子里,我常翻几页《齐民要术》,读几首陶渊明的田园诗。酒成启封时,琥珀色的液体里,既封存着初夏的鲜灵,又酝酿着岁月的醇厚。轻啜一口,仿佛饮下了整个芒种的况味,那酸甜交织的滋味,不正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?

或许,我们与土地的联系,就藏在这一瓮梅酒里。当青梅在时光中慢慢沉淀,当米酒渐渐染上琥珀色,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,完成了一次与季节的对话,一次与传统的重逢。

■吴奋勇

清晨,微风吹拂,阳光和煦,小区一派生机盎然,挺拔的凤凰木长得最有精气神了,“叶如飞凰之羽,花若丹凤之冠”,与蓝天相映成趣。

我从树下走过,犹如踏上了红地毯,忽见前方三个孩童围聚在一起,正分享着一小盘鲜红的果子。远远瞧去,还以为杨梅,见他们吃得那般津津有味,好奇心作祟,我缓步凑近。定睛一看,圆润饱满、色泽诱人的果子,竟是野草莓!我故意发问:“小朋友,你们吃的是什么呀?”“红婆!”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姑娘脆生生地回答,裙摆上还沾着几抹红色痕迹,像是不小心印上的小花。另两个孩子也跟着喊道:“红婆!”

“红婆”二字,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,在我心中泛起层层涟漪。这熟悉的方言,我已许久未曾听闻。我试着轻声重复:“红婆。”可话到嘴边,却显得格外生涩、拗口。就在这时,一位老奶奶缓缓走来,她手中捧着个小盒子,热情说道:“吴老师,你也尝一

个。”我面露犹豫,她又连忙补充:“我又去围墙外路边采的,拿回家仔细洗过,干净着呢,甜得很!”其实,我内心馋得紧,不知为何,最终还是婉言谢绝,借口有事匆匆离开。

“红婆,红婆……”这名字在我脑海中不断回响。儿时回老家,每到初夏,山野间处处可见它的身影。山涧旁、小路侧,尤其是田地后壁的草丛中,总能寻到那一抹红彤彤。它们像调皮的小精灵,藏在层层叠叠的草木间,等着孩子们去寻觅采摘。后来才知晓,原来这就是野草莓。熟透的野草莓,恰似皇室女王冠冕上的红宝石,透着诱人光泽。轻轻摘下一颗放入口中,酸甜的汁水瞬间四溢,那滋味令人回味无穷,恨不得再大把抓来尽情品尝。采摘时也有讲究,野草莓熟透后轻轻一碰就会掉落,用力稍猛,会破碎,得用掌心小心翼翼地托住。有时会寻根细长草茎,将果子一颗颗串起,拿着晃悠,和同伴逗着玩;有时会摘几片山芋叶,当作天然的小盘子,手捧着坐在山坡的石头上,边吃边望着远方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!

想着,想着,脚步不自觉地拐进老友的茶店。店内茶香袅袅,桌上摆着水果、瓜子等小食,一盘色泽鲜艳的草莓尤为显眼。不同于野草莓的圆润,这些草莓呈圆锥形,老友说是昨日在郊外草莓园采摘的,热情地邀我品尝。我摆摆手:“今天刚见着野草莓呢。”“现在乡下野草莓多着嘞!不过,谁还有闲工夫去采哟!”老友边说边取出小木板。我知道他向来点子多,擅长用新奇创意招揽顾客。只见他指着木板上的字笑道:“你去年发表的《忙着种,种着芒》,我特意剪下来贴上了,还加了句——芒种了,大家都忙,请歇歇,来喝一杯茶。”“来,吃颗草莓,应应景!”老友递来一颗,我笑着接过。

哦哦,节气已翻到芒种。“春争日,夏争时”,芒种时节,万物都在争分夺秒地生长,人们也都各自忙碌着。咬一口草莓,酸甜在舌尖散开,恍惚间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踮脚就能摘到野草莓的纯真年代。原来,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一口鲜甜,更是记忆中无忧无虑的旧时光。

芒种时节的菜园子

■廖小冬

因为劳动基地的需要,学校把教学楼旁边的小山坡开垦出一块地来做菜园,老师和孩子们在这一方土地上种出了四季最美的烟火。

推开菜地的小门,就像推开离生活最近的“植物园”。芒种时节的江南菜园浸润在烟雨中,竹架上的苦瓜藤已攀出青玉般的浪头,金盏似的花朵在青绿间明明灭灭。豇豆荚垂成翡翠璎珞,胀得鼓鼓的豆粒隔着薄皮逐渐透出丰满的纹路。可爱逗人的歪嘴辣椒绿中泛红,似乎满藏着夏季的心思。茄子地里,深紫果实凝着水珠,绒毛上沾满花粉,引来金龟子振翅流连。竹篱笆外南瓜藤正匍匐拓疆,车轮大的叶片挨挨挤挤的,嫩黄花朵下渐大的青果若隐若现。那茬空心菜翻涌着嫩绿波涛,与红苋菜的胭脂霞撞出斑斓边界。浑圆的黄瓜、害羞的西红柿,憨头憨脑的,都是高矮胖瘦不同的烂漫模样,一副没有被超市“规训”的样子,着实惹人喜爱。

芒种的土地蒸腾着湿热雾气,每寸泥土都在开裂处萌发新芽,每滴梅雨都敲响丰饶的韵脚。“学校劳动基地,蔬菜旺季,欢迎各位老师参观、采摘!”陈老师的这句话,和几张

菜地的照片在学校交流群里炸开了锅,老师们点赞如潮。

作为学校的工会主席,这一片菜地也是陈老师的“责任田”,他带领学生在田间上劳动课的那股劲镶嵌在四季的日出日落里。陈老师下班时间大多泡在菜地里,拿到地后,挥锄把地翻遍后焚烧黄土,使得本来贫瘠的土地变得丰沃起来。他在书上查找各种种菜的秘诀,什么季节种什么菜,什么菜需要什么肥料,哪种菜一长虫子就在抖音上寻找医治的方……说到肥料,他有独到秘方——拿个塑料桶去男厕所装童子尿,逐班去说服男同学把尿尿在桶里,经过几天发酵后按比例兑水浇灌菜地。他的蔬菜长势特别好是有原因的,足见每一份收获都是劳动与智慧的结合体。

瞧!又是学生期待的劳动课,陈老师带着一群鸭子般的他们涌进菜园里,这时的孩子们成了《祖父的园子》里的小萧红,极力放飞自我。说是去拔草,可他们菜草难分,有的把菜连根拔起,上完课的陈老师就要在“鸭群”离开后收拾烂摊子,把菜种回原位,再把土压实。下节课再换一

拨孩子来,他得再收拾一摊。孩子们就在他不厌其烦的指导下,认识了各种蔬菜,懂得了生长的意义,明白了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实含义,也知道了耕作不是简单的播种与收获,而是一场与时光、土地的深度对话。

无疑,芒种的菜地是丰收的节气,菜园子的四季蜂飞蝶舞,它是学校的一道风景,是生命教育的露天课堂,更是学生耕读间的精神还乡。这片土地从不许诺丰收,却慷慨地馈赠比果实更珍贵的礼物——让我们在播种与等待之中,重新学会像植物那样去生长,像土地那样去思考……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